



華佗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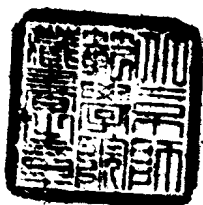
华佗笑传

中国曲艺出版社

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



21115638



115638

华 佗 笑 传

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六〇三印刷厂印刷

字数102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5.25

1987年5月第1版 198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01—9,000册

书号: 10227·085 定价: 0.90元

出 版 说 明

本书选收了建国以来新创作的一部分单口相声作品。有的取材于现实生活，歌颂社会主义新人、新事、新风尚；讽刺官僚主义、个人主义、封建迷信；主题深刻，人物形象鲜明，情节引人入胜。有的取材于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，借古喻今，寓意深刻，构思巧妙。这些作品在演出中，以语言风趣活泼，笑料迭出，能给人以启示和美的享受，受到群众欢迎。它们既是很好的演出底本，也是可供阅读的讽刺小品。

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单口相声，历史虽不太长，却有着旺盛的生命力。单口相声传统作品是丰富多采的曲艺艺术遗产的一部分，在我国城乡群众中有着很大影响。单口相声新作继承了传统单口相声的艺术表现形式，用以表现现代题材，也涌现出不少优秀的作品，同样并拥有为数众多的听众。通过唱片，录音，有的作品还被译成外文介绍到国外，其影响越来越大。

为了提供阅读欣赏的作品，提供较好的演出脚本，提供研究资料，更为了提高单口相声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，促进创作的繁荣，以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多样需要，我们精选了这本单口相声集《华佗笑传》奉献给读者。

目 次

追	马三立	1
华佗笑传	尹晓寒	2
当“官”记	寇庚儒	8
大米和小米	李凤琪 张玉生	20
划 拳	刘虎臣	33
办点奇闻	周安礼	38
黑牛夺枪	李凤琪	46
拔 牙	李克定	58
兔王招亲	李凤琪	65
接妈妈	寇庚儒 丁润红	73
追 车	李凤琪	82
大烟斗	郭荣起	90
难兄难弟	金 铨	97
打 赌	陈家福 李存让	111
百宝丹	杨玉福	114
裁师爷	冯不异 金 铨	121
芝麻官智斗严嵩	殷文硕	137
选 择(独脚戏)	陈卫伯	145

追

马三立

在前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正下班的时间，街上人很多，车来人往。十字路口，民警指挥车辆忙得手脚不停。这时候马路上跑过一个人来。这人挺胖，个头儿不太高，穿了身很旧的蓝衣服，没戴帽子，一边儿跑还一边喊：“截住喽！别让他跑啦！”

追谁呢？一个小瘦子，三十多岁，惊惶失措，跑得又急又快。这胖的追瘦的，没法追上。街上的人一看这情景，都替胖的追那瘦的。嚯，帮忙的还真不少。民警一看也追过去了。这时前边的人也拦住那瘦的，那瘦的脚一滑，叭叽就摔在马路边上。大伙哗啦一下就围上了，组成一堵人墙。民警赶过来冲着瘦子就喊：“起来！快起来！”这时候人群闪开，那胖子气喘吁吁地跑进来，一把按住那瘦子，喘了两大口粗气：“这回看你 还往哪儿跑！调完级了，你不请客！”

（治邦整理）

华佗笑传

尹晓寒

今天我给大伙说一段儿华佗的故事。华佗可是了不起的人物，是我国古代的名医。一千七百多年前他就能给患者动手术，这是多大的贡献哪！要搁现在怎么也得当个医学院院长啊，起码也得当个医学博士。另外他还创造了“五禽戏”，也就是学鸟类的动作，达到锻炼身体目的。直到现在，老头儿老太太天刚亮就在公园里练五禽戏，跟要飞似的；飞是飞不起来，活动活动腰腿，延年益寿是真的。真飞起来就麻烦了，老头儿老太太在公园里飞着玩儿？走着来的都飞回去了？有一位也受不了哇！所以说神医也没那么神，不过要让《三国演义》上一介绍，那就“神”了。您看那一段儿：患者眉间长了个瘤子，华佗一看断定里头有飞物，结果割开一看，哎哟！从瘤子里飞出一个黄雀来，您看玄不玄？要搁到现在，华佗就凭这两下子，再带上几个知青，承包个诊疗所，准能得奖金。您想啊，给患者动完手术，再把黄雀逮住到鸟市上一卖，嘿！双份儿收入！

当然，《三国演义》也是根据当时民间对华佗的传说编的，民间传说就得“神”着点儿，你要不说“神”了没人听，当然也就流传不下去了。比如你要这么介绍华佗就没意思

了——“在三国时期呀，有个外科大夫叫华佗，技术水平可够高的，真称得起是‘神医’。比如说你干木匠活，一不小心，手上扎个刺儿，他都能给你拔出来。”拔个刺儿也算“神医”呀？我还会哪！拿个针，捏住手指头，一扒拉就出来，这有什么呀！

话得两面说，光瞎编不行，也得有个影子，无风树不响，没云不下雨。比如说瘤子里飞出个黄雀来就玄点儿，全世界医学界的学术报告就没有这样一份儿病例。不过看来华佗割个瘤子、开个胸什么的肯定没问题，光能挑刺儿医学界也不能把他当祖师爷看待呀！

那么他给病人动大手术用不用麻药呢？哎！《三国演义》上也有记载，是这么说的：“以麻沸汤饮之，令病者如醉死。”还是全身麻醉，比现在的普鲁卡因效果还好。其实这也是夸张，根据我的研究与考证，这麻沸汤啊，可能是发了酵的酒类，你喝了以后哇，老想睡觉，可又睡不实着；不睡吧，又老打盹儿。哎！趁这个机会他就给你开了，主要哇，还得靠咬着点儿牙，忍着点儿。好在人家华佗的手术快，开胸也就用十几分钟，就甭说胃切除和割阑尾了。你咬个十来分钟牙也上算哪，谁让你得了这要命的病了呢！

您别看华佗老先生给别人动手术能起死回生，妙手回春，亚赛神仙一把抓，救了不少的病人，有一回为了他自己的病差点儿没急死。有人说：“在《三国演义》里我怎么没见过这一段儿呢？”是啊，您要见过，我说着就不新鲜了。

它是这么回事儿：华佗右腿内侧长着一片黑痣，直径五公分，乌黑锃亮，亚赛礼服呢，不次于黑平绒。咱不知道当

年华佗管它叫什么病，用现在的医学术语来说就是癌，黑色素细胞癌。哎呀！厉害！有这种病的人，平时不疼不痒，没什么感觉，一旦恶化，黑痣隆起，随即开花，形如墨菊，又象罕见的黑绣球花。你要是以为怪好看的，留着吧，省得到公园看花展了，那你算倒霉了。一开花就是癌细胞扩散的标志，它顺着你的淋巴周游全身，到处可以安家落户，生根发芽。到了晚期，好家伙！哎呀！你浑身……我别散布恐怖气氛了，反正人家华佗比我内行。

这一日，华佗忽觉黑痣处疼痛，挽起裤腿一看，黑痣突起，不由得大吃一惊：“哎呀不好！此物若不早除，吾命休矣！”他赶快把徒弟叫来了。华佗共有四个徒弟，只叫来了两个：一个叫赵钱，一个叫孙李。周吴和郑王到冯家庄、陈家庄看病去了。华佗说：“赵钱哪，我这瘤子要恶化，趁着癌细胞还没转移，你赶快给我割掉吧。”“哎哟，师傅！您这不是开玩笑吗，这病要搁别人身上，我保证刀到病除。给您老人家动手术，弟子实在不敢。您忘了这句话啦，‘嫖母见西子急掩袖；拙匠见班氏速藏刀’，龙王爷面前我能卖水吗？再一说我也下不去刀哇，师徒如父子啊，扎在您身上，疼在我心上啊！再说，心里一发怵，我这手就哆嗦，小哆嗦还没什么，万一哆嗦大发了，刀子一拐弯儿再杵您肚子上就麻烦了。”

你瞧这点儿出息！

华佗又问孙李：“你给我割怎么样？”“师傅，我师兄都不敢，我是酒席宴上端臭豆腐，摆不上去呀！”“啊，不行那就算了吧。”华佗一摆手儿，俩人出去啦。华佗并不怪他俩，他心里明白，自己人给自己人治不了病啊，特别是拿刀动剪的，

下不去手哇。干脆，我自己来吧！我创造个奇迹，再让你们学一手儿。想到这儿，他端起麻沸汤，一仰脖儿，咚咚咚，都灌进去了，待了一会儿，嗯，有点儿迷糊啦，他把裤筒子往上一捋，那块黑痣就露出来了，老头子今天豁出去啦，拿过刀子这就要动手，挽了挽袖子这刀子可就抬起来啦，抬是抬起来了，就是光在空中晃悠，下不来。刀离大腿还有半尺，华佗的脸上就洗淋浴了，大汗珠子扑嗒扑嗒直滴答。他暗叫着自己的名子：华佗呀华佗，往日你给别人动手术那么勇敢果断，切中患者病变的要害，怎么今天给自己开刀就这么胆小呢？一个小小的瘤子就这样，这怎么给徒弟做样子看呢？再说这事要传扬出去，难免有人说风凉话啊——“哼！还想自己割自己的肉，充充英雄露一手，你看怎么样！纯粹装蒜！”我老了老了，干吗背这个坏名声呢！华佗想到这里可真急了，牙一咬，脚一跺，心一横，这刀可就落下来了。刀尖刚挨着肉皮儿，他突然觉得一阵剧疼钻入骨髓，心跳加快，周身发冷，四肢抽搐，嘴唇发麻，呼吸困难，天旋地转，噗通一声，摔在桌子旁边儿啦。他醒过来以后叹了口气：“唉！自己割自己的疮真难哪！”可把华佗愁坏了，再耽搁，毒气一扩散，命就完啦……哎！他想起来了，当年哪，他给关云长刮骨疗毒，人家关二爷连麻沸汤都没喝，跟别人下着棋的工夫，华佗就把关公胳膊上的烂肉刮干净了，刮得骨头哧啦哧啦直响，再看人家关二爷，跟没事人儿一样，正跳卧槽马哪：“将军！”哎，还真把对方将死了。待了老半天对方才醒过腔来了：“哎，二爷，不对呀！”“怎么不对呀？”“您这马别着马腿儿哪！”“啊……我这是千里追风赤兔马。”

嘿！赤兔马上了棋盘啦！

华佗一想：人家关二爷一边挨着刀子，怎么还顾得开玩笑呢？噢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注意力转移比麻沸汤的止疼效果好。对！我也试试。他找了一卷医书摊在桌子上，打算一边儿看医书，一边儿用刀子在底下给自己割瘤子。您想那哪儿成啊！一心不能二用啊！眼不看着病患的部位瞎扎乱捅啊？这么办也解决不了问题，再说你也不敢哪——刀刚挨着肉皮儿还休克呢！

气得华佗直吹胡子，干脆把刀子往桌上一摔，到门口儿蹓跶去了。他那意思是先让神经松弛松弛，回头再说。一抬头儿见那边儿走过来一个人，穿一身青布短裤褂，腰里系着个宽腰带，别着一把尖刀，还提着个箱子，箱子里头哗唧哗唧直响。华佗心想：甬问，这箱子里除了铜钱就是盛药的盒子，这是同行啊。华佗求医心切，二话没说就把这位先生让到家里来了，落了座，华佗说：“阁下身带利刃，敢动刀乎？”那位一听，怎么着？问我敢动刀乎？这不是废话吗？“嗯……我十五岁就跟家父学艺，怎么不敢。”“妙哉妙哉！我腿上有块黑痣，阁下如能为我切除，定有重金酬谢。”说着话就把那块黑痣露出来啦。那位一看说：“这好办，别动。”伸左手二指抓住华佗右腿内侧这块黑痣，右手拔出刀，噌！没比划两下儿就把那块黑痣全部割下来了，比旋烂苹果还快、还利索。华佗赶快用清水洗去血迹，用他自制的药膏抹在伤口上，缠上绷带，这才自我介绍：“我乃华佗也，素以医道救人。不料阁下医术更胜于我，实在出人意料，今日邂逅，真乃三生有幸，不知阁下医龄几载？”“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，

打十五岁开始动手，艺龄就算十五年吧。”“哎呀！难怪阁下刀法如此之快。”这位一听夸他刀快，他还来劲儿了：“要说刀快，这可不是跟您吹牛，哪天我也得割个四五百斤！”华佗哈哈一笑，这才明白：

“噢，我让卖肉的治好啦！”

当“官”记

寇庚儒

最近这几天有件伤脑筋的事儿，愁得我是饭懒得吃，水懒得喝，连觉都睡不着。也别说，昨儿好，睡觉前吃了两片儿利眠灵，躺床上连身儿也没翻，睁着俩眼睡了一宿——嗯？俩鼻子眼儿。

我就是这么个大大咧咧、嘻嘻哈哈的人，不知道什么叫发愁，可这件事真叫我动了脑子啦。什么事儿呢？这不，前两天车间领导找我谈话，非让我当我们钳工班的班长。这我哪儿干得了哇！实话跟您说吧，我们家油瓶子倒了我都不带扶的。在厂里我更是凡事不问，上班来，下班走，绝不多待一分钟。就我这样的还当班长哪？再一说啦，班长是个兵头将尾的差事，厂里边儿凡是带道儿的，带衔的都管他，书记、厂长、主任、工段长、值班长谁说话他都得听。维修搞不好，班里不团结，责任都是班长的，谁想克谁克！可你还不能克下边儿，说浅了不管用，说深了他甩鞭子啦。所以说当班长是两头受气。

您再听听我们班这几个人，您就知道这班长我为什么不当啦。我们钳工班是全厂闻名的落后班，全厂大会、车间会没一回不挨点名的。老班长到岁数儿退休了，岁数是到

啦，可要让我看哪，有一半是气走的。您想啊，当班长好几年，生产老上不去，一着急，他血压上去了。

现在，我们钳工班共有五个人，头一位李文秀，是个四十多岁的女同志，全车间闻名的“遮理”嫂子。就这位“遮理”嫂子那真是无理搅三分，得理不让人。还甭说班长，就是车间主任、厂长她都不放在眼里，前几年他爱人得了半身不遂，也就是她家离厂子近，她上着班儿就敢回家做饭。有一次，她半个月没上班儿，怕扣钱，到保健站开了个人工流产的假假条儿，后来被车间领导发现了，开车间大会批评，还扣了半个月工资。这下可了不得了，一个女人家，背着她丈夫，拉着俩孩子到主任家是要吃要喝，最后一直打到厂部，结果，补发了半个月工资不说，还弄了二十块钱补助，“遮理”嫂子全家胜利而归。您说她多大能耐！

二一位是我的徒弟侯跃武，这姓搁他身上那是太合适不过了。整天猴拉巴叽、吊儿郎当今年三十二岁了，一点儿正形儿没有，前两年搞上个对象，登了记了可没房子，他是找厂子、找车间、逮谁跟谁要房，气儿一直就不顺。工作咱先不说，就他这迟到可是全车间有名的，“遮理”嫂子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迟到大王”。就这位迟到大王要说他一个月迟到三十次那有点夸张，反正是一个月也就是迟到个四十多次——上下午全迟到。

三一位刘文其，文文气气的，小伙子挺老实，可惜老实得过火儿啦，连句整话都不会说，今年都二十九了还没搞上对象，去年我给他介绍了个女朋友，见了一次面儿，他就相中了，女方也挺愿意。按说俩人就好好搞吧，看看电影，逛

逛公园，溜溜马路，他全不会，没事还跟人家说：“我妈三十二岁死的，我爸爸四十六岁没的，我姐姐没出门子丧的命，看这意思我们家遗传，我也活不长。”人家一听就吹啦，谁搞个短命鬼呀？从此，刘文其整天打不起精神，一天不见他说一句话，这么着“遮理”嫂子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老蔫儿”。

四一位是个二十六岁的女青年，叫王娅平。这姑娘长得眉清目秀，瓜子儿脸上还长了一对酒窝儿。要说这姑娘不算笨，可是刚顶替他爸爸的班儿才一个月，力气活儿干不了，技术活儿也还拿不起来，所以每天是抢着打水扫地，逮谁管谁叫师傅。自从王娅平一来，车间不少小青年儿就都琢磨上了，有事没事的老往钳工班跑，刘文其也不例外，尤其是王娅平再叫他一句刘师傅，美得他出气儿都不匀啦！“遮理”嫂子又给王娅平起了个外号叫“吸铁石”。

最后一个就是我了，论技术在组里我是头一份儿，车间里甭管哪台机器不转了，我沾手一修就好。可我这个人软硬不吃，一九七六年厂里业务科有人提出叫我去厂里当采购员，车间里就是不让我去。从此，我是三天打鱼，两天晒网，年底大修我出了点儿工伤，其实也不太重，一歇就是二年。这二年我是下象棋、打百分，还培养了种花、玩儿鸟、养鱼等多种爱好。俗话说“人越待越懒”，这话一点儿不假。上班以后我也是打不起精神，干着活儿老想着家里的花、鸟和鱼，所以我是上班来，下班走，在厂里一分钟不多待。“遮理”嫂子也给我起了外号叫“脚踩铃儿”。

您说，就我这“脚踩铃儿”能领导“遮理”嫂子、“迟到大王”、“老蔫儿”和“吸铁石”吗？可车间李书记不知道看上我

哪点儿了，下班后我找他谈了三次话，他一个劲儿地给我打气，我这儿心眼儿刚有点儿活动，他在全车间大会上宣布啦！弄得我是骑虎难下，左右为难。

连着几天回家晚，我爱人还不高兴啦，她那嘴比话匣子厉害，一打开就甭打算关上，我刚进门儿，她就叨叨上了：“你干吗去了？离睡觉还早呢，这么早回来干吗？”“我……嘿嘿，我有点儿事儿。”“你有嘛事儿，你还能有嘛事儿？告诉你，从明儿起你连晚饭也带着，你爱多晚回来多晚回来！下象棋、打扑克，你玩儿一宿我都不管！四十好几的人了，你混到什么时候算一站？有那时间抽空学习学习比你打扑克不强？打扑克还不好好打，输了喝十缸子凉水，上次你十点还没回来，咱们孩子去找你，你都喝了七缸子啦，见咱孩子来了，硬逼着他替你喝那三缸子！害得咱孩子一宿尿了两回床！你说，你算什么家长！你看咱孩子自打入队以后，天天回来撂下书包就做作业，还知道帮我干活儿，这学期门门功课都在九十分以上，今儿个还当上小队长了，你看看孩子胳膊上那一道儿。”我一瞧，嘿！我那孩子还真当上小队长了：“宝贝儿，行啊！当上小队长了。”说完话，我俩眼往上一挑一指脑门儿：“你看，爸爸这儿三道儿，是大队长！”“得了，得了，跟你说正事儿，别耍贫嘴啦！”“说正事儿？哎，我跟你说不个正事儿，你给我参谋参谋，我们车间李书记今儿在全车间大会宣布啦，叫我当钳工班的班长，我还不太想干……”我爱人一听：“哼，你这叫打着不走，牵着倒退，人家领导为嘛叫你当？还不是看得起你；你可倒好，有粉不知道往哪儿擦。你看咱家老人也过世了，孩子也大啦，你还有嘛

牵挂的？你就不兴给我露露脸？你瞧瞧人家二姨夫、三姨夫，入党的入党，提干的提干，就说咱小老舅吧，虽然上过工读学校，可这两年变化多大呀！今年人家还评上局先进了呢！我跟你一块儿回娘家都嫌丢人！哼！也难怪你当不了班长，真要是当上啊，不出十天就得叫人给罢免了。”“你……你‘别门缝儿里看人，把人瞧扁了’，冲你这句话，这班长我还就当定了。到年底不摘掉我们落后班的帽子，我……我……”我正好看见摆在小衣柜上的一个玩具，“我是狗熊！”“行啦！说着说着又没正形儿了，‘不蒸馒头，你也蒸（争）口气’！”“行！咱们‘骑驴看唱本儿，走着瞧’！”

过去我睡觉挨枕头就着，今儿可倒好，躺床上老盘算明儿这班长怎么当，都一点多了，也不觉困，而且还得了个意外的收获，我们两口子结婚十几年，头一次听见她打呼噜。

第二天我早早就起来了，嗽口、洗脸、吃早点，到厂里才七点半钟，离着上班还有半个钟头，我先把地扫了，把屋子拾掇得干干净净，画了个考勤表，在黑板上写了几条服务公约。不一会儿，大伙儿都陆续来了，“遮理”嫂子一进门儿就说上了：“哟！大班长，您老人家今儿是起冒啦，还是咱们厂电铃坏了？”我心里有思想准备，也没理她。

八点钟，电铃一响，正式上班。小侯呼哧带喘地跑进来了。我一看全齐了，咳嗽了一声：“同志们！车间里叫我当咱们钳工班班长，我这两下子大伙儿全知道，今后还得靠大伙儿帮助。我有什么缺点，希望大伙儿提出来；大伙儿要是有什么缺点我可也不客气！”接着，我又规定了约法三章，让王娅平念了那几条服务公约，又把当天的工作布置了一遍。最后，